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插图典藏版

4

(英) 柯南·道尔◎著
徐枫◎译

福尔摩斯
归来记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4



插图典藏版

福尔摩斯归来记

(英) 柯南·道尔 ◎ 著

徐 枫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典藏版：全8册 / (英)
柯南·道尔著；徐枫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01-08754-2

I. ①福… II. ①柯… ②徐… III. ①侦探小说 - 小说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4252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北京市华审彩色印刷厂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开本 59.75印张

字数：1200千字

定价：108.00元 (全8册)

目 录

空屋	/ 1
诺伍德的建筑商	/ 22
跳舞的小人	/ 47
独自骑单车的人	/ 72
修道院学校	/ 92
黑彼得	/ 125
米尔沃顿案	/ 148
六座拿破仑像	/ 167
三名学生	/ 191
金边夹鼻眼镜	/ 210
失踪的中卫	/ 236
格兰其庄园	/ 260
第二块血迹	/ 287



空 屋

一八九四年春，罗纳德·埃德尔阁下在极不寻常且令人难以解释的情形下被谋杀，引起了全伦敦的关注，上流社会更是为此而沮丧。公众通过警察的侦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但鉴于迫害过程极其残忍，案件细节并未全部公开。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才得到许可公开某些环节，还原事件的全貌。谋杀案本身就已经是扣人心弦了，但对我而言，它还远没有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扣人心弦。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的案件我经历了不少，但跟这次相比，那些经历都不值一提。甚至到多年之后的现在，一想起来，我还是会兴奋、诧异、疑惑。当时有人关注这一案件，并了解了某些片段。我要对这些公众说，不要怪我没有公开某些信息，因为如果不是受到了旨在避免负面影响的限制，我会在第一时间与你们分享我所掌握的情况。直到上个月三号，限制才被解除。

对我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跟福尔摩斯在破案过程中的亲密无间。福尔摩斯失踪之后，我一直在潜心琢磨发生在公众面前的各种问题，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尝试用福尔摩斯的方法解决问题——为了——一己之满意，虽然都不怎么成功。不过，还从来没有哪个案件像罗纳德·埃德尔谋杀案这样吸引我。随着调查的深入，恶意谋杀的结论已经确定，而正是在那一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社会因福尔摩斯的死而遭受的损失。我确信这一不同寻常的职业有许多吸引福尔摩斯的地方，并且凭着欧洲第一刑侦专家的机警与观察力，他肯定能协助警察，甚至以先见引导他们。我整天琢磨这桩案子，可是怎么也找不出满意的解释。虽然有重述故事的风险，我还是愿意把结案时的事件梗概再讲述一遍。



罗纳德·埃德尔阁下是梅努斯伯爵的次子，案发时为澳大利亚一处殖民地的总督。案发前，埃德尔的母亲从澳洲返回来接受白内障治疗手术，并且跟儿子罗纳德、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位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我所知，他没有敌人，也没有恶习。他曾与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小姐订下婚约，不过数月后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并且看不出有多少感情纠葛。因为生性文静、内敛，他之后只在通常的小圈子里交际。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性情温和的年轻贵族，死神偏偏以最离谱、最出人意料的形式，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号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二十分之间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罗纳德·埃德尔喜欢玩牌——连续玩，但也没有到伤害自己的程度。他是伯德温俱乐部、加文迪斯俱乐部以及巴格特尔俱乐部的成员。迹象表明，身亡当日他在巴格特尔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牌。有证据表明，他下午也在那里玩了。跟他一起玩牌的穆雷先生、约翰·哈代先生，还有莫兰上校作证说，他玩的是惠斯特，输赢差不多。他最多大概输了五镑，相对于他的巨大家产而言，这对他不会有任何影响。他几乎每天都在某个俱乐部打牌，但他很谨慎，并且通常都是赢牌离席。证词中还提到，他数周以前曾与莫兰上校搭档，一口气赢了米尔纳和鲍默劳四百二十镑。关于他的调查就得到这些近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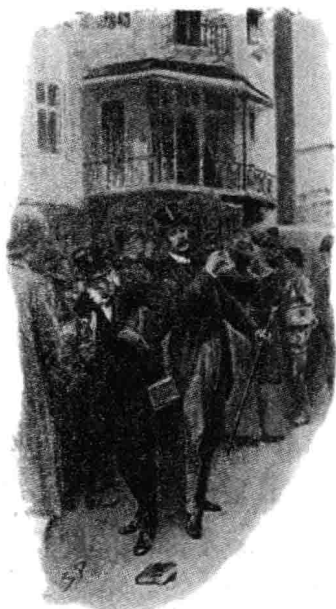
案发当晚，他十点整回到家，而他母亲和妹妹去了某个亲戚家。仆人宣誓作证说，她听到罗纳德·埃德尔进了二楼的前房，那里通常是他的起居室，并且生了火，因为自己被呛得开了窗。直到晚上十一点二十分钟，也就是罗纳德·埃德尔的母亲和妹妹回来的时候，房间里都没有动静。因为想要说晚安，罗纳德·埃德尔的母亲试图进入儿子的房间。可是门被反锁了。任凭他们怎么叫喊、敲门，里面都没有回应。在别人帮助下，他们破门而入，发现可怜的年轻人躺在桌子旁边，头部被左轮手枪严重击伤，但房间找不到任何



武器。桌子上有两张十英镑的纸币、十七英镑十先令的金银币，按不同的数目分成几小堆。桌子上还有一张纸，上面有画像，有俱乐部赌友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断出，他死前正在回忆自己在每局中的输赢数额。

越是对现场仔细检查，情况似乎越发复杂。首先，受害者没理由反锁门。有可能是凶手反锁了门，然后跳窗逃走。可是地面离窗台至少有六米，并且长满了盛开的报春花。无论是地面还是花丛，都没有被踩踏过的迹象，就连房子与道路中间狭窄的草坪上也没有什么痕迹。这样看来，显然是他自己锁了门。可他是怎么死的呢？没人能爬到窗前却不留下任何痕迹。假设有人从窗子往里射击，那他必须是个神枪手，否则根本无法用左轮手枪对死者的头部造成致命伤害。另外，公园路是比较繁忙的主干道，离死者住宅不出一百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出租车停靠站。没人听到过枪声。可这里就是死了一个人，左轮手枪子弹也在这里。像软头开花弹那样，进口小、出口大，让中弹者当场毙命。这就是花园路命案现场的情况。如前所述，埃德尔没有仇敌，桌上的钱还在，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完全没有作案动机——这一切都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我整日琢磨这些事实，想要找出一种合理解释，并找出我不幸的朋友所谓的侦查突破口。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傍晚，我溜达着穿过公园，大约六点到了公园路尽头的牛津街。人行道上有不少闲人，都盯着某个窗子看，恰好让我找到了我要看的房子。一个戴墨镜的瘦高个——我断定他是个便衣，正在发表自己的推论，其他人围在他身边听着。我尽量靠近他，但我发现他有点瞎说。我厌恶地往外退，不小心撞到了身后的一位佝偻老者，撞掉了他手里的几本书。我记得帮他捡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书的名字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让我觉得这家伙肯定是个破落的藏书家，不管是为了营生还是爱好，专门收集受众面很小的图书。我连忙道



歉,但显然他格外珍爱这些被我撞落的书。他辱骂着转身离去,然后我就看着他的佝偻背和白色络腮胡消失在了人群中。

我对四二七号公园路的观察,对于解答我所关心的问题没起多少作用。房子与马路中间隔着一道不足一米八高的矮墙和栅栏,因此对任何人而言,想进入花园易如反掌。但要靠近这座房子的窗子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下水管道之类的东西,即使身手再敏捷,也无法攀爬。我只好返回肯

辛顿家中,比之前更困惑了。我在书房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想见我。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古怪的藏书老人——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只见他那瘦削干枯的脸埋在满头白色的须发中,腋下夹着至少一打他的宝贝书。

“见到我很吃惊啊,先生,”他说,声音既怪异又嘶哑。

我承认他说得对。

“呃,我有些愧疚,先生。碰巧看到你进这座房子里,我就跟了过来,然后我觉得应该进来见见那位好心的先生,告诉他我先前的粗鲁并无恶意,并且感谢他替我捡书。”

“这点小事不值一提,”我说。“请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咳,先生,如果不是太冒昧的话,我得说我是您的邻居,因为我的小店就在教堂街拐角。见到您我很高兴,这一点我很确定。或许您也收藏书吧?我这里有《英国鸟类》、《卡图卢斯》,以及《圣战》——每本都打折。如果再有上五本书,您书架的第二层就能摆



满,然后就不会像现在那么乱了,对吧?”

我转头去看身后的书架,等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冲我笑呢。我大吃一惊,盯着他愣了半天,然后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到眩晕,而且眼睛也隔了层雾似的——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领口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余味。福尔摩斯俯身靠在我的椅子上,手里握着细颈的酒瓶。

“亲爱的华生,”那个记忆犹新的声音说,“我欠你一万个道歉。我没想到你会那么动情。”

我紧紧抓着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喊道。
“真是你?你真的还活着?你能从那恐怖的深渊里爬出来?”

“别着急,”他说。“你确定你现在可以谈论这些话题了?我也没想到我是

这样戏剧性地又出现在了你的面前,着实让你吃了一惊啊。”

“我没事。不过,说实话,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想不到你竟然好模好样地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抓起他的袖子,摸了一下他消瘦而强健的胳膊。“嗯,总之不是鬼就好。老兄,见到你我高兴坏了。快坐下,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从那个恐怖的峡谷中活着出来的。”

他坐在我对面,跟往常一样冷漠地点了一支雪茄,身上还是之前那书商的破烂外衣,只是书商的白胡子和那堆书已经堆在桌子上了。福尔摩斯看上去倒没有变老,而是更加清瘦矍铄了,只是他那长着鹰钩鼻的脸庞略显苍白,让我得知他最近的生活不怎么健康。





“总算可以站直了，”他说，“让个大个子连续几小时装成一个比自己矮三十厘米的佝偻背可不怎么好玩。老兄，如果我还可以请你协助我的话，我们今晚可是有一些既艰巨又危险的工作。等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完了，我再给你详细解释我怎么活着出来的，那样或许更好。”

“我满肚子的好奇，更想现在知道。”

“你今晚跟我行动吧？”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真的是又回到从前了。我们应该吃上一口晚饭再出发。呃，至于那个峡谷嘛，我根本没费力气就出来了，原因很简单，我根本没掉进去。”

“你根本没掉进去？”

“对，根本没掉进去。我留给你的便条千真万确。当我看到莫里亚蒂教授可怖的身影挡住去路的时候，我确定自己的侦探生涯到头了。从他阴沉的眼神里，我看出了歹意。所以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征得他许可，写下了你之后收到的便条，并且把便条、雪茄烟盒跟我的手杖留在一起，然后走上了那条路——莫里亚蒂一直紧跟着我。走到路的尽头也就到了峡谷，我站住了。他没掏武器，而是冲过来抱住我。他知道自己把戏已经演完了，急着要报复我。我们在瀑布边上跌跌撞撞地扭打在一起。不过，我懂点摔跤，这可不止一次地帮了我。我从他的双臂中挣脱出来，他恐怖地尖叫了一声，两只脚疯狂地踢了一会儿，两只手呢，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抓到。不管怎么挣扎，他最后还是失去平衡掉进了峡谷。我探头往下看，只见他往下掉了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上一块石头弹了出去，最后掉进了水里。”

我充满惊奇地听着。福尔摩斯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解释着。

“可是足迹！”我喊道。“我亲眼看到有两行足迹走向峡谷，但是没有回来的足迹。”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莫里亚蒂教授消失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命运格外眷顾我。我意识到并不是只有莫里亚蒂教授想害我，至少还有三个人，并且这些人会因为他们的头领莫里亚蒂教授的死而更加迫切地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都是最恶毒的人，并且迟早会找上我。不过，如果全世界都确信我死



了，这些人就该放松警惕了。一旦他们浮出水面，我迟早会灭掉他们。到那时我就可以宣布我还活在世上了。我很快想到这些，我相信莫里亚蒂还没有摔到莱辛巴赫谷底的时候我就全想好了。

“我站起来，仔细察看了身后的岩壁。几个月之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对此事的生动描述。你断言那岩壁陡峭到近乎垂直，实际并非完全如此。岩壁上有足够落脚的地方，并且有突出来的部分。岩壁很高，要爬上去显然不可能，要沿着湿乎乎的小路走回来并且不留脚印也是不可能的。不错，我可以倒着走出来，类似情况下也曾这么做过，但那样的话朝相同方向会有三行足迹，那显然是骗局。综合考虑，还是冒险爬崖壁是最佳选择。华生，爬岩壁可真不是件好玩的事。听着脚下咆哮的瀑布，我发誓我这么没有想象力的人似乎都听到了莫里亚蒂在谷底冲我尖叫。一旦失足，命就没了。每次抓在手里的草滑脱或者脚踩空的时候，我都觉得完蛋了。但我拼命往上爬，最终找到了一处突出来大约一米左右的空地，而且上面长满了绵软的青苔。我在那里可以非常舒服地躺着隐蔽起来。亲爱的华生，当你们满怀悲伤地察看我的死亡现场时，我就躺在下面。



“最后，你们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然后回旅馆去了，剩下的就只有我自己了。我以为我的冒险该结束了，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让我知道后面还有惊险等着我。一块巨石从上面轰鸣而下，从我身边经过，砸在小路上，弹入深谷。开始我以为是偶然，但稍后往上一看，有个脑袋映着渐暗的天空探出来，紧接着就有另一块石头正好砸在我藏身的石头上，离我的头不到三十公分。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莫里亚蒂不是独自一人，他还有一个帮凶。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个帮凶是个极其凶险的家伙。莫里亚蒂攻击我的时候他在把风。他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外见证了莫里亚蒂的死以及我的逃脱。他先是等着，然后摸到岩壁顶部，竭力要完成他的同伴没能做到的事情。

“华生，我没花多少时间思考。我又看见那张阴险的脸在往下看，我知道马上就会又有一块石头砸下来。我慌忙向下爬到小路上，但如果我当时头脑冷静，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因为那比往上爬要困难一百倍，但我没时间考虑这么做的危险了，因为又一块巨石从我身边轰鸣而过，而那时我只是抓着那块伸出来的石头，身子悬在空中。往下爬了一半的时候，我滑了一脚——谢天谢地，我落在了小路上，只是身上被划破了。我站起来就逃，摸黑走了几十里山路。一周之后，我到了佛罗伦斯，确信没人知道我的下落了。

“我只能相信一个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对你，亲爱的华生，我深表歉意，因为我必须让大家相信我死了，这很重要。要是你知道真相，我确信你写的关于我的不幸结局就不会令人信服。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多次提笔要给你写信，但我又总担心，你对我的深情厚谊会让你做出草率的举动，进而泄露我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傍晚你撞掉我的书的时候，我转身离去了。我当时的处境很危险，你要是表现出惊讶或任何情感，都会让别人注意我的身份，然后导致不可挽回的厄运。我必须要向迈克罗夫特袒露真



相,因为我需要他的钱。伦敦的事态没我预期的那么好,因为对莫里亚蒂团伙的审判漏了两个最最危险的家伙,而他们正是最希望置我于死地的仇敌。所以我跑到西藏待了两年,到拉萨散散心,并且在为首的喇嘛那儿住了一阵子。你大概在报纸上读过一个叫辛格森的挪威人的探险,但你肯定做梦也没想到,你读的都是关于你的老朋友的信息。之后我又经波斯造访了麦加,接着又仓促但满怀兴致地拜访了喀土穆的伊斯兰教领袖,并将结果向外交部做了汇报。回到法国后,我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实验室开展了一项为期数月的焦煤油衍生物研究。研究取得了令我满意的成果,同时我得知只剩一个敌人在伦敦了,所以我准备回伦敦了。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公园路谜案的消息,这让我更着急回来了,因为这案子本身不但吸引了我,而且似乎提供了某些独特的个人机会。我立即回到伦敦,亲自去了贝克街,搞得哈德森太太跟见了鬼似的,然后我发现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文件保持得跟往常一模一样。所以,亲爱的华生,就在今天两点的时候,我又在我久违的屋子里了,并且坐在我久违的扶手椅里,想着要是能看到我的老友华生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就太好了。”

这就是我在四月的那个傍晚听到的不同寻常的叙述。要不是因为亲眼看着他高高瘦瘦的身形和敏锐热切的脸——我原本以为再也看不到了,我根本不会相信这些话。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丧妻之痛,便用他的方式而不是语言安慰我。“工作是最好的止痛剂,亲爱的华生,”他说,“今晚恰好有工作给咱们俩做。如果成功结案的话,这工作会为一个人的性命讨回公道。”我央求他说得更详细点——但是没有用。“天亮前让你听够看够,”他回答说。“我们有过去三年的事要说,让我们说个够,但是只能到九点半,然后我们就去空屋开始意义非凡的探险。”

就在九点半那一刻,我挨着他坐在马车里,兜里揣着左轮手枪,



心里怀着探险的激动，一切都回到了从前。福尔摩斯镇静、严厉而静默。借着照在他脸上的微弱的路灯光线，我看到他面色严峻，皱着眉头，紧抿着薄薄的嘴唇，深陷在沉思中。我不知道我们要在充满罪恶的伦敦这个黑夜丛林中搜捕怎样的禽兽，但从这位精明猎手的神情看，此次捕猎行动异常危险。不过，他一贯如同苦行僧般严厉的脸上偶尔会露出一丝富有讽刺意味的笑，这预示着我们的猎物必定凶多吉少。

我还以为我们要去贝克街，但福尔摩斯让马车停在了卡文迪西广场的一角。只见他下车时以搜索的目光左看右看，然后在每个街角都要确信没有被跟踪。我们的路线肯定很诡异。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小道了如指掌。在今晚这个特殊时刻，他迅速而自信地穿过一些很隐蔽的地点以及厩舍——我早先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地方。最后我们到了一条路边尽是些阴郁的老房子的小路，直到曼彻斯特大街。再到布兰福德街的时候，他迅速转入一条窄巷，穿过一道木门，进入一个废弃的小院，用钥匙打开房子后门，我们一起进入，他又关上了门。

里面一片漆黑，但显然这是座空房。光秃的地板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我伸出去的手摸到一面墙，墙纸一条一条地像彩带一样悬挂着。福尔摩斯用又凉又瘦的手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带到一个长廊，直到我隐约看到一扇门上的气窗，然后他突然向右转，我们就到了一间宽敞的方形空房里了。房间的角落黑乎乎的，但中央稍微有点远处路灯的光亮。附近没有灯，而且窗户也覆盖着厚厚的灰尘，所以我们只能隐约看到彼此。我的同伴把手放到我肩上，凑到我耳边。

“你知道我们在那里吗？”他低声说。

“当然是贝克街。”我盯着昏暗的窗子回答说。

“正是！我们在康登别墅，我们故居的对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因为这里能把对面引人注目的建筑看得清清楚楚。亲爱的华生，麻烦你，靠近窗子，注意别暴露自己，然后看看我们的房间好吗？那可是你的很多故事的发源地啊。让我们看看三年隐居是不是已经让我丧失了令你大吃一惊的能力。”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朝那熟悉的窗子望去。目光落在窗子上的一刹那，我惊呆了，失声叫了出来。房间拉着窗帘，灯很亮，有个人坐在椅子上，身影清晰地投射在明亮的窗帘上。头部的姿势，方正的肩膀，清晰的脸部轮廓——绝对不会错。那人侧着脸，就是我们的祖父辈们最喜欢框起来的侧身轮廓像。这件福尔摩斯的复制品太完美了。我惊叹得忍不住伸出手去，想确认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人真的是福尔摩斯。他闷声笑得身子发抖。



“怎么样？”他说。

“天啊！”我喊道。“太不可思议了。”

“我相信无论岁月还是习惯都没有让我无穷的招数枯萎或者老套。”从他这句话的声音里，我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喜悦与骄傲。“真的很像我，对吧？”

“我都要发誓那就是你了。”

“这要归功于格勒诺布尔的穆君埃先生，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做模具。那是蜡做的半身像，其他就是我今天下午到贝克街的时候布置的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亲爱的华生，当我在外面某处的时候，我绝对有理由让有些人认为我在家里。”

“你认为房间被监视了？”

“我的确知道房间被监视了。”

“被谁？”

“被我的宿敌。被他们的首领、躺在莱辛巴赫瀑布谷底的那个和善儒雅的上流社会。你肯定还记得，他们知道，并且只有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他们相信我迟早会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们一直在监视，今天早上他们见到我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往窗外看的时候认出了他们的线人，一个构不成威胁的家伙，名叫帕克，专做杀人越货的勾当，口弦琴也吹得不错。这人我一点也不在乎。但我很在乎他背后那个更可怕的人——莫里亚蒂的心腹，就是从崖顶往下扔石头的那人，也是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今晚追杀我的正是他，不过，他全然不知我也正在追捕他。”

我的老朋友的计划逐渐展现出来了。凭借这个有利的隐蔽处，监视者被监视，跟踪者被跟踪。远处的影子是诱饵，我们是猎人。我们在黑暗中静静地站着，仔细观看从我们面前匆匆过往的身影。福尔摩斯不说话，也不动，但我能看出他十分警惕，他的眼睛也死死盯着过往的人流。这是一个既萧瑟又喧闹的夜晚，冷风呼啸着吹过大街，发出哨子般的响声。来来往往的行人多数都裹着大衣和围巾。有一两次我似乎看到了之前见过的身影，并且我尤其注意到两个人，他们在离我们稍远点的一座房子的门厅里站着，似乎在躲避寒风。我试图让我的同伴注意一下他们，但他不耐烦地咕嘟了一声，然后又盯着大街。他双脚不止一次地躁动，手指也不止一次地快速轻敲墙壁。很显然，他开始烦躁了，他的计划也没能像他希望



的那样奏效。临近午夜,路上也渐渐没什么人的时候,他终于控制不住烦躁,开始踱来踱去。我正要说话,但抬头看见我们房间的窗子,不禁再次大惊失色。我一把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指给他看。

“那身影动了!”我叫道。

事实上,冲着我们的已经不是侧身了,而是后背。

三年过去了,但对于智力不及他的人,他还是那么粗鲁没耐心。

“当然动了,”他说。“难道我是个令人发笑的笨蛋?难道我会摆一个一看就知道是假人的东西在那里,然后指望它蒙骗欧洲最精明的人?我们在这里有两个小时了,哈德森太太已经把那个假人挪动了八次了,或者说每一刻钟挪动了一次。她是从前面做的,所以她的影子不会被看到。啊!”他兴奋地倒吸一口气。凭着昏暗的灯光,只见他往前探出头去,注意力高度集中,整个人都定住了。大街上空无一人。那两个人或许还蜷缩在门廊里,但我看不到。除了对面明亮的窗帘和窗帘中央的黑影,外面静悄悄的,漆黑一片。寂静中我又听到了他发出细微的啞啞声,明显可以听出他正竭力抑制自己强烈的兴奋。紧接着,他把我拉到房间最黑的一角,把手放在我嘴上以示警告。我感到他抓着我的手在颤抖。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激动,不过我们面前漆黑的大街还是空无一人,也没有一点动静。

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了他敏锐的感官早已捕捉到的情况了。我听到一个窸窸窣窣的声音,蹑手蹑脚地,不是从贝克街而是从我们正藏身其中的空房子的后面传来。一扇门开了,然后又关上。不一会儿就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刻意不出动静但在空房子里又回荡得格外刺耳的脚步声。福尔摩斯向后紧靠墙壁蹲下,我也一样,而且紧握左轮手枪。透过昏暗,我隐约看到一个人的轮廓——比黑暗中开着的门还要黑的一个影子。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蹑手蹑脚地,猫着腰,心怀歹意地进入房间。这个险恶的家伙离我们不到三米远,我正准备奋起迎敌,然后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